



目 錄

56期 (1998年9月)

- P1. 《專家專文》『Tùi『台灣毛蟹』ê正名講起』，何汝諧
- P4. 『養飼我大漢ê家庭—活ti疼愛Nepalê父母—』，
伊藤 (Ito Mika) 黃馨宏 譯
- P8. 《詩》『母親』，陳雷
- P9. 《詩》『佇時間彼條河尋chhōe你ê形影』，懷念康陸兄
吉他／劉大元 朗誦／吳亦清
- P10. 『Thià^a sī bô hun chong-kàu ê』，Chò sit lâng
- P11. 『咱ê土地，咱ê血，咱ê社會』，陳雷
- P12. 『西北雨後烏暗暝』，黃真救
- P14. 『Sim-lêng ê tháu-pàng』，Chò-sit-lâng
- P14. [台語演講術]《第二個祕訣》『五大禁忌』，李勤岸編譯
- P15. 《出死線》『3，伊ê死換我ê活』，鄭溪泮全羅原作，
李勤岸 翻譯漢羅



《專家專文》

Tùi 『台灣毛蟹』 ê 正名講起

■ 何汝諧

因 為我是出生 tī 台北郊區 ê 士林，团仔時代（二次世界大戰前後五年）我就有享受著都市人所無 ê 地利。時常會當招朋友，三五個作陣去附近遊山（林仔口）、玩水（基隆河），chhit-thó kah 真心適。會記得若是遊山，m̄-tā² 是爬樹仔、挽果子，有時 mā 會身軀 thng 光光，跳入去外雙溪『天然游泳池』sàng 水。水 sàng 了厭，tō 掠毛蟹、摸蝦仔。掠有一寡，就起來岸頂，tī 溪邊壘石頭起灶，用空鐵罐仔 té 水煮，ná 食 ná 開講，享受彼日 ê 豐收。彼種粗製 ê 野味，tī 五十幾年後 ê 今仔日，我猶會記 tī 頭殼內（註：彼 tah súi 山清水 è 外雙溪，hō 國民政府霸佔去起故宮博物館了後，已經變 kah 無面無目，看贖出以前青山綠水，koh khah 無彼個『自然 ê 游泳池』lah。团仔時代，除了知影按怎食毛蟹以外，mā 知影 ài 去叨位掠，ài tī tang 時去掠，ah mā 知影欲按怎認公 ê kap 母 ê。所以我家已一直自認是毛蟹 ê 專家，有機會 tō 講毛蟹 ê 代誌 kā 人展風神，千萬也無想著，毛蟹本身有 chiah 大 ê 學問，值得生物學家去費神研究。

我 tī 大學主修動物學 ê 時，因為团仔時代 ê 好奇心 ê 作用，hō 我加讀一寡關於毛蟹 ê 文章，按呢我驚一 tiō，知影所 bat ê 毛蟹 ê 知識，實在是 ùn 一下豆油彼款 ê 淡薄。所以，為著欲保持古早毛蟹專家彼種 ê 光輝，我 tō 拼命 chhoē 有關毛蟹 ê 論文來讀，其中我上有趣味 ê，tō 是毛蟹 ê 生活史。

原來，毛蟹 kap 生 tī 河川 ê 鰻仔相像，著去海裡生卵。每年 tī 初夏抑是秋末（照種類 ê 差別），兩性成熟交配了後，母 ê tō 開始行真長 ê 路途，按伊所 toā ê 溪川向江河 scā 遷，然後 tī 溪底順著水流向鹽度 khah 高 ê 河口爬，去到鹽度達到千分之三十左右 ê 海水後，母蟹就停止遷 scā。過幾日後，伊 tō 按腹肚面 ê 頭胸部 ê 兩個生殖孔放出差不多九十萬粒 ê 授精卵，黏 tī 伊 ê 腹肚 ê 附屬肢，kā 佢保護，而且不時 kā 浸 tī 水裡 ê 腹肚搖來搖去，hō 卵內面 ê 胎有充足 ê 氧氣通發育。

大約兩禮拜後，按 chia ê 卵 tō 孵出水蚤幼虫（zoa）。佢馬上 tō 離開母體，tī 海水中過浮游生活（planktonic mode of life）。水蚤幼虫脫經過五擺 thng 殼，然後成做大眼幼虫

(megalopa)，沈入海底，蛻變做幼蟹，進入底棲生活 (benthic mode of life)。落海底了後無外久，chia ê 幼蟹 tō 開始 chhoē 溪口，chhoē 著了，tō 逆流爬轉去溪川 ê 老所在。過一年 tō 大隻成熟，個 tō 交配重演以上所寫 ê 生活史。這種 tū 兩個無仝 ê 環境來回 ê 生活史，tū 水產脊椎動物界 (也就是魚類) 並無稀罕，但是 tū 毛蟹所屬 ê 無脊椎動物中間，猶是罕見。所以毛蟹 ê 一生，是有藏著複雜 koh 奇妙 ê 學問，值得動物學家按多方面來 kā 伊探討 kap 研究。

毛蟹本來生產 tū 東亞，種類無真 chē，攏總 ta" 有四種，伊 ê 學名分別是 (按照受發現號名的順序來排)：Eriocheir japonica (日本絨螯蟹)，Eriocheir recta (直額絨螯蟹)，Eriocheir sinensis (中華絨螯蟹)，及 Eriocheir leptognathu (細額絨螯蟹)。中華絨螯蟹就是一般所講 ê 『大閘蟹』，是四種毛蟹中上 gâu 「藏船偷渡」ê。根據甲殼類學家 ê 研究，中華絨螯蟹 ê 原產地是中國 (無包括台灣!) kap 朝鮮半島西部。但是 tū 二十世紀初期，伊突然出現 tū 德國北部；到 30 年代，m̄ ta" 是德國，差不多全北歐每一個國家 ê 溪流、河川攏有伊 ê khiā 家。M̄ ta" 按呢，1973 年，S. J. Nepszy ham J. H. Leach 發表一篇論文，講中華絨螯蟹，已經成功進入北美洲五大湖之一 ê 伊麗湖 (Lake Erie)。

Tū 頂面所講 ê 毛蟹生活史，咱真好推論，『大陸毛蟹』ê 「偷渡」行為，若 m̄ 是 hō 交尾後 ê 蟹母扮演 ê，就是浮游 tū 海水中 ê 水蚤幼虫 ê 傑作。Che 主要是因為越洋 ê 大貨輪

，時常 tū 停靠港口裝卸貨物 ê 時，著愛調換壓艙水，kā 「舊水」(tū 其他港口所取 ê 水) 排出艙外另外添滿「新水」(tū 目前停靠 ê 的港岸取來)。所以，歇 tū 上海港 ê 中華絨螯蟹 ê 幼虫，tū 二十世紀初，當歐州貨輪時常來往 tū 亞歐兩地 ê 時，就有真好 ê 機會上船，藏 tū 船底 ê 壓艙水，渡過大海去其他 ê 所在。

按呢，中華絨螯蟹也有偷渡去到台灣來囉？專家 ê 回答是：可能有，m̄ koh chêng 到 ta" 攏 m̄ bat 有偷渡成功 tū 台灣定居 ê 『大陸蟹』。這是按怎講呢？咱來看下面 ê 科學說明。

台灣有生產兩種毛蟹，就是日本絨螯蟹 ham 直額絨螯蟹。前一個分散了有 khah 闊，除了台灣 ham 日本以外，也有生產 tū 韓國南部 kap 琉球群島。所以，日本絨螯蟹會使講是『海島蟹』，直額絨螯蟹才是『大陸蟹』。按呢問題就出 tū chia，海島台灣那會有『大陸蟹』lām 做伙？這個生物地理學上 ê 問題 hō 甲殼類學家困擾半世紀 khah 加，一直到 1995 年才有答案。

原來大陸種 ê 直額絨螯蟹，是 W. Stimpson tū 1858 年，根據 tū 澳門掠著 ê 一隻母蟹來號名。問題就出 tū 這件標本，因為 he 是一隻無成熟 ê 母蟹，看起來無 sêng 日本絨螯蟹 (1835 年由 W. de Haan 命名)，也無 sêng 中華絨螯蟹 (1854 年 H. Milne Edwards 號名 ê)。所以，m̄ 知詳細情形 ê Stimpson，就認為 he 是一個新種，就 kā 伊號名做 Eriocheir rectus。真不幸，m̄ ta" 按呢，tū 日本時代，生產 tū 台灣

東部 é 毛蟹，tī 1939 年 hō 日本蟹類泰斗酒井恆誤認做直額絨蟹。就按呢，tī 無意中就建立了台灣毛蟹 tī 生物地理學上 é 問題。

根據基隆海洋大學 é 陳天任教授多年來 é 研究，tī 中國澳門地區出產 é 毛蟹，是屬日本絨蟹。記載頂所講 é 澳門「直額絨蟹」，其實就是「未成熟母蟹」 é 日本絨蟹。所以，以情理來看，咱艮當同意 W. Stimpson 將個當做是新種 é 結論。若按呢講，去 hō 酒井恆誤認為中國產 é 台灣「直額絨蟹」，到底是屬 tò 一種？近年來 é 研究結果是：確確實實是本地 é 新種！因為按呢，陳教授 kap 伊 é 同僚就作伙發起台灣毛蟹 é 正名運動，將 tùi 台灣東部出產 é 毛蟹，遵照《國際動物命名法規》(International Code of Zoological Nomenclature) 重新訂名，叫做 *Eriocheir formosa* (台灣絨蟹)。這篇論文一發表出去，就受著國際甲殼類學者 é 接受，不但 thiū 開一半世紀卡加 é 謎題，同時也印證：台灣猶無 tùi 中國大陸偷渡 é 大陸毛蟹。

Koh 根據《國際動物命名法規》é 規定，所有文獻和記載上所用 é 台灣產「直額絨蟹」，必須即時改作『台灣絨蟹』 é 「同種異名」。(註：陳天任等發表 é 台灣毛蟹之正名論文，是刊 tī 1995 年出版 é 國際上真出名 é 甲殼類季刊 *Journal of Crustacean Biology*，第十五卷，第二號)。

寫到 chia，hō 我想著一項代誌，就是台灣副總統，tī 今年十月訪問歐洲，去 hō 西班牙拒絕入境。這種外交上 é 問題，kā 探討起來，攞 kap 「台灣」國的正名 kap 定位有

牽連。地球上 é 萬物，凡是有生命 é 物件，生物學家就有責任替伊號名，一個「種」一個「學名」，絕對不允準無清無楚 é 彼款「同種異名」(synonym) 抑是「異種同名」(homonym) é 存在。「學名」 é 定名 kap 認用，tī 生物學上是相當嚴格；因為無像 é 「種」有無仝 é 遺傳組成，無仝 é 形態構造，無仝 é 生理標準，kap 無仝 é 生態要求。仝理，國家是代表一個有生命 é 共同体，「伊」就親像生物構成一「種」 é 情況，需要有領土、人民、主權等等要素。所以，一個國家 é 「國號」，假那生物 é 「學名」，也是艮當有「同種異名」抑是「異種同名」 é 混亂不清。

「台灣」已經是公認 é、獨立自主 é 「國家」。照生物學上 é 定義，「伊」已經是 kap 大陸 é 「中國」無仝「種」；所以，「伊」必須有「伊」家已 é 「學名」，也就是「國號」。M-kú，我按怎 mā 想艮通，為啥物執政 é 國府，到 ta" 猶一直 teh 「死鴨硬嘴 phoé」，堅持用『Republic of China』這個 hō 人分艮清楚 é 國號？抑是個國府官員猶 m̄ 知個所堅持 é ROC 根本就是『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é 「異種同名」？

台灣有一句俗語，講：「有樣看樣」。既然生物學家已經 tī 兩年前決心，將台灣本地 é 毛蟹 é 學名平反做 *Eriocheir formosa*，國府 é 決策官員，為啥物 m̄ 趕緊將「台灣」國 é 正名也改用『Formosa』或者『Taiwan』呢？

(本文作者是美國加州長灘州立大學海洋生物學教授，原作用中文寫，多倫多 TBTS 聯誼會改譯作台文)

養飼我大瓊ê家庭活tī疼愛 Nepal ê父母



伊藤 (Ito Mika) 黃馨宏 譯

已經過身ê雙親（伊藤邦幸聰美）是tī 1969年日本基督教海外醫療協會（JOC S）派出國ê醫師。1971~1973年參加第一期，1974~1977年參加第二期，tī Nepalê Okhaldunga 做醫療傳道。彼時陣阮六個囡仔有ê是寄tī 日本熟似人ê厝，有ê tī Nepal 父母ê身軀邊生活過日。出生排名第六ê我會記得ê是干單回國了後ê代誌 nā tiā”。

阮ê老母是台灣人，是一位老實、勤勉、溫柔 koh 有堅強ê意志 kap 體力ê人。充滿人性ê魅力。對阮六個囡仔來講，伊是一個真大 thang 得倚靠ê存在。講著阮老父，伊是對啥人攞 beh 傳伊道理ê人，對家已ê子兒也無例外，kā 阮掠做教育理念ê對象。伊常常對 hia ê 爬樹比哲學 koh 卡有興趣ê細漢囡仔，也引用哲學家 kant 抑是 Nietzsche ê 理論來展伊學問ê深闊。因為按呢，用阮囡仔ê眼光來看，老父ê老實、堅持ê性質不過是一種頑固ê孤僻，交際ê闊是愛好看頭，學習範圍ê chhē koh 闊就是無專心。阮囡仔批評伊就是按呢 che 也 beh 做，he 也 beh 插。阮對雙親，特別對老父是相當批判ê。雖然阮對tī Nepal ê 活動有寡會當品捧ê感覺，但是同時 mā 有一種 ngāi-giōh ê 感覺。回國後，父母全款tī leh 無閒，kap 個做伙生活有時感覺個是借『放任主義』ê 名來 teh 『偷工減料』，來 teh 應付阮。Koh 再tī 個參加活動ê 所在對熟似ê 少

年人，老父叫個查某团、查甫团，有時就感覺『豈有此理』。但是tī 另一方面 ki”若遇著學校父母ê參觀日，個差不多 m̄ bat 出面，tī 阮ê畢業式也全款。Tī 不知不覺中阮了解雙親ê使命感已經超越了家庭ê範圍。講起來阮實在 m̄ 是父母ê好幫手，也 m̄ 是好ê理解者。

Tī 成長中，阮六個囡仔每一個多多少少攞有早熟ê傾向。親像tī 學校有時擔當 kap 同學融洽，有時用冷眼來看全部ê日本人…等等。阮 kap 父母ê關係也是全款。阮無彼款單純樸素ê性格來對兩親tī 社會上、人道上建立ê功勞表示尊敬抑是得意。也無親像個彼款借著『互相批判』來建立『互相理解』ê敏捷ê頭腦。阮對一件代誌ê訴求是感情ê，致到擔當達著『意思疏通』，自頭就無想欲接觸去理解，干單想欲做『批評家』tō好。總講一句，tī 阮這旁已經存著擔當成做兩親ê理解者ê心理因素。



〈感覺艱苦ê代誌〉

有一 chām，雙親暫時結束個ê工作，轉來日本。Che 完全是為著阮囡仔ê教育上ê需要。但是阮 beh 順應日本ê水土著愛突破幾借項ê阻礙。M̄ niā 回國ê子弟，猶 koh 是混血兒ê阮tī 囡仔ê社會內，常常著扮演弱者ê角

色，特別是長期 tòi ti Nepal é 兄弟，轉來日本了後受著親像異邦人 é 待遇，感覺非常心痛。自然就心悶懷念 ti Nepal é 生活。

阮老母 ti 阮 tú 著日本傳統排他 é 歧視時，若 m̄ 是用同情 é 態度，就是用憤慨反駁 é 態度來激勵阮。後來我聽講阮老母以前 bat 因為伊是台灣人，tam 著辛酸 é 代誌，這是我大漢了後卡知影 é。

離開家庭入去大學 é 大姊開始過無天無地自由放蕩 é 生活。大兄入去高中以後也變做不良少年 é 模樣。其他阮四個囡仔雖然表面上親像安然無事，其實 ti 厝裏兄弟冤家，父子 tak 來 tak 去，逐日親像 leh 開運動會全款。若講 ti 這款 é 家庭完全無出問題是講白賊 é 啦。雖然按呢，我就是愛原來這款 é 家族。我知若按四周 é 人來看，阮六個囡仔不但 m̄ 是志氣高揚 é 雙親 é 協力者、理解者，阮不過是干單食米到空空 é 米虫 niá niá。

實在講，阮對雙親所辦 é 讀冊會，抑是研究檢討會並無興趣。因為對父母 é 反抗，無想 beh 讀個所信 é 聖經。阮兄弟姊妹中只有尾兄 kap 我接受基督是經過相當 é 時間了後 é 代誌。講倒轉來，阮 mā 有對家已誠實 é 一面。不管別人對父母按怎 o-lò，阮也無愛 hō 人隨便 kap 個當做全款人來看。雖然對人生 é 認識差不多攏無，總是代先愛用家已 é 氣力去繼續探求來確立家已 é 信心。這種過程 é 結果，自然對父母就抱著批評 é 態度，也避免去接觸 hia é 將阮 kap 父母看做同類 é 人。這款 é 態度若 hō 人看做是一種 é 自我方便，m̄ 知死活 é 想法，mā 是無法度。

Ti Napel 靠近阮兜 é 病院裏面，有國內外 é 醫療人員 kap hia é 好運會當入院 é 病人。雙親 ti hia 雖然掛名是外科醫（老父）kap 婦產科醫（老母），實際上，個也著做麻醉，也著做放射線科等等萬能全科 é 醫生。Tòi ti 周圍 é 人是做農業，抑是做其他重勞動 é。攏是自細漢就 ti leh 拖磨生命 é 人。Ti 彼款 é 土地 kap 環境中，阮老母真有本事來養飼 chia é 囡仔。尾兄是 ti 首都 Katmandu 出生 é。阮 tòi ti Nepal é 深山內，為著 beh 洗尿 chū 仔，厝裏用卡 chē 水，心裏 tō 會感覺歹勢囉。免講醫療設備，連衛生 é 安全方面攏當保全，想輸到阮 chia é 囡仔攏會得過著平靜 é 生活。雖然逐人 ti 紅嬰仔 é 時陣，攏 bat hō 木蠹抑是虱母咬 kah 媽媽哭。我也 ti 二歲 é 時 bat 用瀉藥來 thau bin 蟲……一直到我三歲轉來日本，阮一家人攏得保庇平安無事。

轉來日本大約十年久 é 中間，父母一方面 ti 附近 é 病院看病人，一方面也 leh 做 JOCS é 工作。老父因為參加會議抑是為著視察常常去海外出張，對研究檢討會抑是讀冊會也真熱心，所以不時攏真無閒。

< 老母 é 使命感 >

有一擺，我問老母『工作 kap 家庭，叨一邊卡重要？』，老母連想也無就回講『雙邊攏重要。但是若 beh 選 叨一邊，減探是家庭』。雖然是按呢，伊所講 hia é 話，hō 我感覺老母 é 工作 é 後面是有某種 é 使命感 kap 熱情 ti-teh。對老父我就無 chhō 著問這個

問題é機會。一方面驚伊kā深奧é學問搬出來講bē停。Koh一方面已經不時聽伊講beh去海外醫療é動機。有一位伊é恩師bat講『若有人會得像 Albert Schweizer é款式來行，m̄知beh goā好咧』。對這句話老父é反應就是『Hō我來做』。海外醫療，對老父來講，若講是一種é工作，不如講是實現伊é理想卡tiòh。但是老母對海外醫療é想法是按怎？Che是我常常tīteh想é疑問。是m̄是因為kap老父結婚煞著愛去Nepal呢？老母é使命感敢是自然形成é？逐擺按呢teh想é時，我就想去一項代誌。老母é親小弟名叫聲義，關係聲義，老母按呢講："有一個冬天，伊tī路中teh行，看著一個乞食tī路邊穿一領薄薄é衫，親像真寒é款，伊就即時將家己é外衫thàng hō彼個乞食。聲義就是這款é人。恁攏知影，頭殼想著按呢做是好é，但是真正beh照he實行，m̄是hiah nih簡單，敢m̄是？"我想老母不時teh思念聲義é處世態度，親世人一直teh想『知影按呢是好é，但是beh照he實在去做m̄是簡單é事』做借鏡來活teh。又koh老母有一位名叫素香é小妹，因為著小兒麻痺é關係，tī細漢é時就去世。為著按呢老母當初志願beh做小兒科醫。但是老父想著beh tī Nepal 服務，需要婦產科醫，期待老母去做，所以才選擇產婦人科。

會記得我beh上中學é時，阮父母tī無閒中開始去爬山來鍛鍊個é體力，就是為著第三次beh去Napel服務做適當é準備kap訓練。雖然心內酸酸m̄甘，但是暗中不得不想著『照按呢做落去，有一日恁會過勞死

去啊』。因這種é活動就按呢繼續到1986年10月26日。Tī彼日，老母leh爬山é時，一滑(kút)滑落深谷，因為全身重傷，緊緊就離開世間昇天去了。

請容允我寫出關係老母é葬禮當時所發生é糾紛。阮团仔é意向是愛照老母所一向é希望：儀式愈簡素愈好。但是老父kap親友參詳é結果，葬式決定tī教會舉行。採用hōchēchē人來追思故人é形式。阮团仔beh愛尊重老母é希望來進行é意見，無受尊重接納，hō我真悲傷。按呢看起來，老父kap友人é關係，明明是比kap子兒卡強卡密切。(註：照翻譯者所知，其實堅持追思儀式é意向是聰美é老父，就是Mika(团仔)é阿公堅持beh hō親友來參加，m̄願chhin彩對親友無交代就煞煞去)。Koh有一項代誌，就是來參加老母葬禮é人攏teh關心，我也tīteh想，老父敢會放棄伊第三次Nepalé醫療服務計劃。對這點我相信老父是繪放棄é，過身é老母m̄一定繪歡喜伊來放棄個本來é計劃。

< 再次去 Napel >



經過接近一年錕志é生活了後，老父果然koh開始去Nepalé準備工作。Tī我teh讀自由學園高中一年生é冬天，老父帶著老母é相kap頭毛踏入Okhaldungaé所在。Tùi彼時阮父女就互相用寫批é方式，我報告學園é生活狀況，老父就針對我é報告寫批勸告、鼓勵我。另外tùi老父hia每個月寄來é例行

報導也 hō 我瞭解老父 teh 奉事 é 情形。伊是為著改善當地 é 醫療困境，訓練現地 é 人做醫療職員。雇方 kap 受 chhiá" é 兩旁攏有問題，向望中 é 計劃 輸 當順利進行等等。老父所擔當 é 名是叫做醫療服務，實際上是社會問題卡 tiōh。

Koh 有一擺二姊、二兄、三（尾）兄 kap 我四人作伙去 Nepal 訪問老父。久長無看見 é 伊，全身 é 肥肉消消無去，親像 tī 動物園 é 企鵝（khi-gó）轉去南極 hiáh-nih 仔充滿活力。阮 tī Okhaldunga 一禮拜 é 中間有父子 é 爭論，有臨時開 é 家族會議等等，但是也有大家作伙 tī 山中巡迴，抑是就近觀察老父 é 醫療服務活動，tī hit 中間有得著父子親情寶貴 é 時間，實在 tiōh 感謝。也 koh 有一擺阮渡過山河，去參觀母子診療所 é 時，發覺老父干單 kaphia é 婦女開講，kā 醫療 é 工作放 hō 助手去做。我就問老父"阿爸，你攏無親身去插代誌，敢無要緊？"爸爸應講："無要緊，等到真正需要我插手 é 時才去插卡好。"原來是按呢，hō 人雄雄瞭解，che 是地域醫療重要 é 做法。

有一遍去台灣訪問親成 é 時，有機會聽著老母 é 姨婆批評老父 é 話："恁老父 é 作法 輸 當 hō 人 o-ló，伊將家族放咧 ñ 顧，干單顧做奉事 é 代誌。"但是同時也禁 輸 tiáu 愛 beh 笑出來，因為老父 é 熱情 ñ 是停留 tī 家庭 hit 款小小範圍就會當滿足 é，已經是遠遠超越這個圈圍 ah。



<Kap 老父死別>

老父 tī Nepal 三年 é 奉事任期完成了後，猶 輸 滿足。猶 koh 想 beh 用銀髮工作者（Silver Worker）é 身份來繼續服務獻身。所以就決定先去美國 é 哈佛大學接受專題研究 é 訓練課程。伊應該是抱孫仔好好享受 é 年紀啦。但是猶 koh 愛 beh 做落去，大概是無拍拚學到死 輸 甘願。我按呢 tī leh 想 é 中間，老父煞得腦筋僵（that）症 tī 美國病倒落去。總是好佳哉，阮趕去波士頓（Boston）探訪 é 時，伊已經回復意識啦。因為有插管 tī 氣管內，伊干單會當用筆寫來互相交通。最代先老父寫出來 é 字句，無人讀會通。阮問："阿爸仔，這是 ñ 是漢字？"伊搖頭表示『M 是』，"若按呢，是片假名（KataKana）？"伊 koh 應『M 是』，koh 問："…敢是英語？"『M 是』，"…是 ñ 是 Nepal 語？"伊答："是。"老父 tī 頭 é 時，大家攏 gōng ngiah 講無話。聽講這款情形 tī 講二國語抑是講三國語 é 人 tùi 昏睡中醒起來 é 時是常常會發生 é 現象。我不得不按呢想，老父實在無愛離開 Nepal 彼個所在。老父開始破病十個月中得著 chē chē 人 é 幫贊 hō 伊會得回國。Koh tī chē chē 人 é 扶持中順利恢復起來。Tī 熱天我 kap 兄姊聚集參詳，厝裏大家同意二人作一陣交換輪班來看顧老父。但是 tú á kā 這個決定通知入院中 é 老父 é 隔日，伊因為腦筋塞症再發，就按呢離開世間。

自古早阮父母 beh 罵团仔，抑是 beh 命令团仔去做啥物，常常是無張無持，輸 得按算 é，老父（老母也全款）連 beh 轉去天父 hia

也無例外，喝去就去。講真ê，老父就是按呢，不時hō阮驚驚惶惶，無法度掠著伊ê心路行徑。我今仔日會當寫這個文章出來，是因為我ê心情已經卡平定。現此時我常常tīteh想 Dr. A. Schweitzer。伊到底是有家族抑無？若是有，是啥物款ê家族？彼位密林ê聖者是m̄是kap家族建立互相扶持施恩ê關係？

雙親有hō阮真chē繪當換替ê物件。Tùi老母是『Kap別人作伙鬥陣行』，Tùi老父是『做人ê父母著取啥物款ê態度』，Tùi 個二人也有得著thang歡喜作伙ê兄弟。雖然有遇著反面教育ê一面，但是其中最大ê恩賜是個對人生以及處世ê態度。



譯後感言

我有一個好朋友，伊是白色恐怖ê受害者。老父是當時理想真高真純情ê青年知識份子，是出社會無外久ê醫生。伊愛厝邊也熱愛台灣。伊不得不反對欺負迫害同胞、貪污專制踐踏這塊美麗島ê新統治者。有一日伊去參加有志組織ê祕密集會，就因為按呢受掠入獄，走輸出受苦刑、受槍殺ê歹命運。老母也受牽連長年坐牢受罪。

這位友人一直無法度瞭解伊ê老父為啥物無照顧伊這個hit時無生存能力ê獨生子。干單為著伊ê理想？為台灣ê美夢，白白kā寶貴ê青春kap生命送hō鴨霸無理ê蔣政權，做個thái雞教猴ê好材料，he敢m̄是真m̄值？

伊這個細子不知不覺中hō親成極大ê重擔，kā伊藏來藏去，親像一粒球kū在人踢來踢去，m̄知變名、變住址幾擺。阿公阿媽m̄敢親養，著拜託遠親養飼。伊真正有chēchēê不滿，無機會得著一般人應有ê父母子ê情愛，致到tùi雙親真chēê無瞭解。伊怨嘆家已一家ê命運。

讀這篇『養飼我大漢ê家庭』ê文章以後，伊透露心底ê話講：“我真有同感”。這位友人遇著ê也是反面教育ê種種，但是年紀漸漸增加，伊也漸漸瞭解父母為啥物付出hiah大ê犧牲。

編註：聰美姊基金會就是北美台灣人為著紀念伊藤夫婦一生無求出名，犧牲奉獻為世間人服務ê精神來建立ê。這個基金會是台文通訊kap台灣教師聯盟長期ê贊助者。



母親

■ 陳雷

世間第一親，
Tō是咱母親，
有話免出嘴，
知影咱心意，

若是鬱卒bē歡喜，
若是成功笑微微，

一時想著伊，
不時tī身邊，
世間第一親，
敢會比母親？

感謝恁ê慷慨贊助

張啓典\$100, Shaw S. Lee \$50, 鄭良偉 \$100,
林振昌\$40, 張秀滿\$100(加幣),
林正一 \$100(加幣), 陳雷(買冊)\$350(加幣)

佇時間彼條河尋choē你ê形影(二)

懷念康陸兄 詩· 吉他/劉大元 朗誦/吳亦清



... guitar solo...

人講；歹年冬，出好团

歹年冬

好团來出世

詩人無寫詩

花蕊離葉koh離枝

飄散佇風中

親像批中ê字

寄未出

寫hō你的批

一字一字...一字一字

飄散佇風中

未停未止

未停

未止

番薯淡藤千萬里

枝葉落土根未死

淡根連藤

淡koh再遠

最後也會轉去故鄉

轉去故鄉...

佇雨水溫存ê土地

繼續咱ê美夢

未完成ê夢...因為頭前

佇頭前等待阮ê英雄無死

番薯淡根連藤

淡過每一個

安靜、無言、固執、無畏無私

無隱藏、永遠面對希望ê心

緊緊來做夥

緊緊來相攬

咱...

緊緊來相攬

無koh再畏寒囉!

... guitar solo...

佇稀微ê烏暗時代

一位飄魄浪漫ê俠士

為著控訴不義ê理由

流浪佇時間彼條河

Thêh筆作劍

斬斷一條一條

封鎖眾人命運ê鎖鍊

不過

伊斬未斷ê...

是朋友ê思念

是兄弟ê苦嘆

是某团ê一切

是時間彼條河

流過你我心頭

美麗ê風景

所有苦戀土地ê孤鳥

飛koh再飛，最後

也是會倒轉來

所有暗夜閃爍ê星

無言等待，最後

也是會天光

所有打拚ê好团

年冬卡歹，最後

也是會創造出家已ê時代

溫柔ê俠士

飄魄ê英雄

隨風飄行...愈行愈遠

風起囉!

過去ê一切

吹過胸前

溫暖著咱ê心

風起囉!

Pák 船ê索仔已經tháu開

河水又koh不安起來等待咱

chiū"船，佇風中出帆...

因為咱當初有約束

約束講...

佇咱相逢ê時

毋免再悲傷

只有歡喜ê目屎

等待咱...

相攬無言

毋免再悲傷...

佇咱相逢ê時



Thià^a sī bô hun chong-kàu ê



■ Chò sit lāng

1997 nî káu-goeh cháp-it jít, tī Tâi-Pak sèng-Ka-tŭg kú-hêng Mother Teresa ê tui-su mī-sat, Chú-lé ê chú-kàu kóng : "kám-siā thian-chú sù góan Mother Teresa, hō sán-chhiah lāng sí tī iau-gō tiong, iau-kú ū chun-giām . Iā hō góan hák-sip oē-hiáu chun-tiong sí^a-miā kap koan-sim hiah-ê sán-chhiah ê kan-khó-lāng ." Hoē-chiong hoē-èng kóng : "Góan chú thià^a góan ê kī-tó." Chit-

jít chham-lé ê hoē- chiong m̄ tā^a sī thian-chú-kàu-tō, iā ū Hut-kàu ê lí-sū-tiú^a Chēng-sim tiú^a-ló, lí-sū Bēng-kong hoat-su kap Chú-chè-Kong-Tek-Hoē ê úi-oân. In-ūi Mother Teresa só piáu-hiān ê thià^a nih, hō In khoà^a tiòh "Thià^a sī bô hun chong-kàu ê." Chhin-chhiū^a Calcata ê Īn-Tō-Kàu-Tō kóng:

"Mother Teresa m̄ sī kan-ta^a thià^a Thian-Chú-Kàu-Tō, I iā thià^a goá. I bô in-ūi goá ê chong-kàu sìn-ióng, tì-kàu thià^a goá khah chió. I ê thià^a sī bô hun chong-kàu ê."

1997 nî káu-goeh ji-cháp-chhit jít, Itali hoat-seng toā toē-tāng. Sèng-Hong-Che-Kok-Siu-Hoe ê chong-hoē kàu-tŭg sún-hāi chin giām-tiong, iā ū nng miā sui-sū kap kang-tēng jîn-đan teh sí. Kò-hiong Hut-Kong-Soa^a ê Chhe^a-Hún-Tāi-Su iā koan-sàng chit-bān-khò bí-kim, lâi chham-ú chit-keng

kàu-hoē ê siu-kiàn. In-ūi I tī chin-chēng pài-hoē Thian-Chú-Kàu ê kàu-chong John Paul II ê sī, bat siū-tiòh In chin hó ê khòan-thāi. Che iā sī chit khòan " Thià^a sī bô hun chong-kàu " ê súi e piáu-hiān.

Iā-Sō bat kóng: "Siōng-tè hō I ê jít-thâu khí-lâi chiò phái^a-lāng kap hó-lāng; iā iōng hō ak gī-lāng kap put-gī ê lāng. Lín nā thià^a Lín ê lāng , ū sīm-mih pó-siú^a? (THAI 5: 45-46) Iā-Sō ê thià^a sī bô hun hó-lāng kap phái^a-lāng ê. Hòan-tŭg I thià^a hiah-ê siū khoà^a-khin ê lāng. I lín-bín hòan kan-ím ê hū-jîn lāng (Iok 8) ; I kap thiu-hióng ê lāng chò pēng-iú (Lou 19) ; I ká tēng tī sip-jī-kè tēng ê chhát kóng: "Kin-a-jit Lí beh kap Goá tī lók-hŭg nih." (Lou 23:43).

Tâi-đan chá-kī ê soan-kàu-su iā sī thià^a choē-choē m̄ sī thià^a-tò-lí ê lāng. In thoē só-ū ê Tâi-Oân lāng khoà^a-pī^a, In khui hak-hàu sī chio só-ū ê Tâi-Oân lāng, bô hun In sī kàu-tō iā sī hui-kàu-tō. Thià^a sī bô hun chong-kàu ê. In-ūi Siōng-tè tī Lán iáu chò choē-jîn ê sī, chiū thià^a Lán tàu-toé. Pò-Lô kóng : "Ūi tiòh gī-lāng lâi sí ê, kiám-chhái ū. Tok-tok Ki-Tok tī Lán iáu chò choē-jîn ê sī, chiū ūi-tiòh Lán lâi sí. Siōng-tè ê thià^a chiū tī chia piáu-bēng." (Lo 5: 7-8) Chin-chiá^a ê thià^a sī bô hun chong-kàu ê. In-ūi Siōng-Tè thià^a pè-si^a.

Ki-tó : Chú a ! kà-sī góan khì thià^a só-ū ê lāng.

(編註 : Goân-bún bô piáu-tiâu,

iú Loā-Pek-Ni piáu-tiâu)



咱ê土地

咱ê血

咱ê社會



陳雷(按『Hit年三月有一工』唸劇節錄)

『咱ê土地』

天使女聲(第一部):阿姊,阿姊,恁看,下面大海,hūg hūg是啥貨?

天使女聲(第二部):像一條番薯,長長 êh êh,浮tī水面,若一蕾玉蘭花。有影,chia tō是人叫做<台灣>ê土地。

女一:<台灣>,<台灣>,bat聽人講過。

女二:是啦,山真kōan,樹真青,mā有人叫伊<美麗>。

女一:<美麗>,<美麗>,這tê土地,日頭teh phák,山風teh吹;nài無人唱歌?nài無人e琴?攏無人講話?

女二:Oh,問烏a teh叫tī樹尾,問鳳凰熱人開紅花,mā有人叫伊<Formosa>,阿伯,阿伯,Che是為啥貨?無人歡,kan-nā雲飛(poe)?

阿伯:雨落土地,稻a開花,樹頂金煌,土腳金瓜,<Formosa>,<Formosa>,阮叫伊<美麗>。

女一:按怎溪流無聲,一時iá a m̄飛?Thài雄雄烏雲滿天到盡尾?

女一 二:敢會是?敢會是?風颳大水山崩去?敢會是?敢會是?地動火燒大都市?

『咱ê血』

女一:Ah,阿姊,阿姊,恁看,海港水面,he是啥貨?親像花khor,一個一個。

女二:M̄是,m̄是,是少年人身屍,牽作一伙,一堆一堆。

女一:為啥物?為啥物?無像浮萍(phió),自由散開?

女二:He tō是,he tō是,死前hō人鐵線kùg腳筋,死了海水湧來分bē開。

女一:Oh,親像熱人未到,水蓮花開一蕾koh一蕾。

女一:阿姊,阿姊,恁看,老父(pē)kò船來chhoē kiá"身屍,中國兵a giáh槍m̄hō個去。為啥物?為啥物?

女二:He tō是,he tō是,beh討紅包beh討錢。

女一:阿姊,阿姊,恁看,查某beh kháu無出聲,細漢gín a ai" leh行(kiá")。為啥物?為啥物?

女二:He tō是,he tō是,厝邊有人來通知,叫伊趕緊去認屍。

『咱ê社會』

女一二:Ah,阮知影,阮知影,m̄是風颳大水,M̄是地動火燒市,實在人造ê災難比天災khah m̄通。

當初個來第二冬,鳳凰未開猶未紅,hit年三月有一工,魔鬼人面無熟似(sài),已經血流滿地紅。

外chê?有外chê?無辜悲情歸土地,到ta"目屎會流濁水溪,結局天大犧牲作代價,Beh看勇敢新社會。

叫伊<和平>叫<智慧>,叫伊<尊嚴>kap<公義>,每年三月hit一工,思念土地思念人,祝福<美麗><Formosa>,叫伊永遠ê<台灣>。

西北雨後



烏暗暝

■黃真教

西北雨落 bē 過田岸。Ti 台灣是千真萬真 é 事實。我 bat 荷 ti 一條田岸，田岸 é 一旁 teh 落大雨，跳過田岸彼旁 tō 乾 khók-khók。相連續跳出跳入 4、5 擺才發現兩旁攏 teh 落大雨。

彼日是火狂心炎熱 é 天。下晡時三點、農夫歇晝抵欲落田 é 時，tùi 東旁 é 內山三分之一 hia 開始，烏雲向西旁 é 嘉南平野直直 teh 展開，有一陣冷風 tùi 東旁吹過來，面會感覺風有雨水滴。烏雲佔三分之二 é 天，西旁 chhun 三分之一猶 koh 是無雲青青 é 天空。忽然一條彎彎翹翹 é 閃光親像白色 é 葡萄藤 tùi 烏雲頂透到東旁 é 地平線 (sih-nah)，雷公隨時接 teh tân。雖然烏雲 khám 一半 khah 加 é 天，阮遮猶未落雨。Koh 無 10 分鐘，一粒半斤重 é 西北雨 phih-phé" 叫落來啦。風透，雨到，西北雨直直落。農夫有 é 穿棕蓑戴 koe 笠，一 sut 仔到無影響。有 é 措 (phāi) 龜殼 (用竹 bí 仔 kap 硬桃葉抑是竹葉做 é 龜殼，措 ti 腳脊 phia，頭戴 koe 笠，悠悠悠悠 ti 田裡 teh so 草。Tú-chiah 牽牛欲去圳溝飼 é 飼牛囡仔趕緊騎牛那準 teh 競馬跑轉去莊內。竹篙叉頂 é 衫趕緊人出來收。西北雨真大，無外久，每區 é 田水攏滿滿，chhek 仔 ti 水底 bok-bok 泅。

圳溝排水溝大水 lóng-lóng 叫。Che 是嘉南平野常常會 tú 著 é 氣候。

西北雨後，烏天暗地無月 é 烏暗暝若有透南風，水雞 (有人叫做田蛤仔抑是四腳仔抑是青蛙—華語) 會 tùi 個 teh bih é 土孔 bûn 出來 toá 田岸頂唱水雞歌。阿朱 é 今年抵抵 17 歲，真有經驗掠魚掠水雞。伊 tùi 田裡 é 工課歇暗轉來趕緊去新港買 4 斤 é 電土，準備盈暗欲出去掠水雞。電土燈是猶未有電火 é 時，農村上光 é 火。電土是下 tū 桶仔內，tùi 頂面有一滴一滴 é 水滴入電土桶仔，acetylene gas 經過電土火嘴仔出來，若 kā 點火就會 tòh，真光。掠水雞攏 ài 用這種 é 電土燈。阿朱 é 準備一 pha 電土火，一 kha 水雞 tak 仔，五 kha 水雞籃仔。水雞 tak 仔是用竹 bí 仔做 é，下面闊闊，頂面開空。若看著水雞就先 kā 罩 (tá) leh。水雞才 輪 跳走。後來 tùi 頂面伸手 á" 落去掠。掠著 é 水雞就 kā 下落去水雞籃仔。水雞籃仔是用竹 bí 仔做 é khám 叫做 chhi，tùi 外面會 tàng 下水雞入去，總是水雞 tùi 內面 輪 tàng 跳出來。普通用黃麻索縛兩旁通措 ti 肩胛頭。阿朱 é 真歡喜，盈暗一定會掠著足濟水雞，賣一籃水雞有五工做工 é 錢。攏總有五籃，伊會 tàng thán-chhiá" 月日 é 做工仔錢，世間 ná 有 hiah 好空 é 代誌。所以伊一面準備一面 khó-si-á 表示伊真快樂真洋洋得意。伊走來阮阿爸 hia 間講："阿舅，盈暗你欲愛幾籃？" 阮阿爸作籬無時間通去掠

水雞："我欲一籃！" 一籃水雞有差不多50隻。阿朱é："好！"趕緊koh去別口灶間，看個愛水雞無。

彼暝烏天暗地，滿天星，光影影koh感覺真大粒親像滿天星é花遍滿ti天。南風微微仔teh吹，真秋清。水雞滿四界，日才落山就開始háu。有低[ké]聲é水雞古、kiah高聲é幼chí水雞。Chhe"-ioh聲kiah高kohháu著kiah緊。有時有聽著水雞去hō蛇咬著『kiuh-kiuh』é聲。田裡開始有人出來teh掠水雞。有é人假水雞聲，"Op, op, op"。水雞叫是個é水雞伴，就應聲toé伊"Op, op, op"。阿朱é猴手猴腳，做工課真潦草緊。出去掠水雞無30分就掠一籃ti"-ti"，koá轉來hō阿爸。水雞m̄知啥物原因，落西北雨後é烏暗暝，透南風é時，無出來háu那準tóng輸tiâué款。每一隻攞tùi水雞空bùn出來唱歌。連hō人掠，tèti水雞籃仔內嘛teh『Op, op, op』。那準今仔日最快樂明仔再無一定有chiah好é天，所以不失良機，出來輸人m̄輸陣teh唱水雞歌。Hō水雞tak罩著é有時有幾nā隻作伙，彼阿朱é會上歡喜。一罩著罩著二，三隻。水雞kap蟾蜍(chiu"-chī)全款目調無目眉。有人keng-thé無目眉é囡仔nā蟾蜍leh。台灣é水雞無一定是chhe"色。Chhe"-ioh才是chhe"色。阿朱é一暗頭仔三點鐘久掠五籃ti"-ti"é水雞。有é人買去，刺é水雞伊去掘一個土空差不多一個am-kng大，後來水雞攞kā下落

去。頂面才用柴做é蓋kākhám起來。照伊講，水雞著愛食土才會活。伊也有去掠chhek仔虫tim入去hō水雞食。

阿朱é有時去溪底挖水雞。伊上代先去chhoé水雞bau。水雞bau是水雞bùn出來了後會做一個細é土窟(khut)，ti遐teh等thâng-thoā(昆蟲)來hō伊食。看著水雞，伊就開始chhoé水雞窟。水雞窟是大家庭é水雞teh toáé所在。若jim著一隻，一定會當jim真濟隻é水雞。所以會曉掠水雞é人攞teh siàu想水雞窟。有時用釣杆索仔結肚蚓抑是tō-kâu抑是tō-peh á(日語叫做Kohrogī)，toá田岸抑是溪邊釣。釣著é時，水雞會咬餌，振動，將釣竿giáh起來，水雞kāsin入去網仔內。上凶死é掠水雞é方法toh是用盧藤tùi溪上流將盧藤汁kā倒落去，溪尾tō會通拾水雞抑是魚仔。有人用battery兩個電極去電魚kap水雞。水雞若tùi岸跳落去水裡就hō電死，後來用網仔kākhat起來。

台灣現此時，用hiah濟農藥參各種é工業廢物，m̄知猶有水雞通掠無？水雞會食chhek仔虫，是一種有益動物。環保會同工m̄知有teh保護水雞無？大概食用é水雞已經有人teh飼，m̄免去田裡掠水雞ah！El nino(聖嬰現象)toá來é怪氣候kiam猶有西北雨後透南風é烏暗暝？

[編註，原文用全羅寫，賴柏年翻作漢羅]

Sim-lêng ê tháu-pàng



■ Chò-sit-lâng

Ti 1972 ni, ū chit ê Oat-Lâm

ê cha-bó-gín-a tī khi-lū-toá^a ná tēh sio ē sī, thián-khui siang-chhiū ng hip-siong-ki cháu lái. Chit tiu^a siòng-phi^a tit-tioh Pò-Lip-Chú-Chióng. Chit-ê kia^a-lâng ē oē-bīn khék tiâu tī hit-ê bí-kun siòng-ūi, Plummer, ē náu-hái nih 20 ni kú, chiá^a-choē ok-bāng, si-khek khùn-jíau I. Ūi tióh beh phiá-bián chit khoán ē ok-bāng, I tūm-lún tī chhiū-poe nih. Nng-pái ē hun-in lóng sit-pái. Âu lái I gū-tióh chit-ūi kí-tok-tō, Joann, chhoā i khi kàu-tng, chham-ka thòe-siu-hoē. Tī 1990 ni, I ē si^a-miā ū toā chón-pián, khi thak sīn hák-t̄, chiá^a-choē Ūi-lí-kong-hoē ē bók-su. Tī 1996 ni, I tē-it-pái thia^a-kī^a hit-ê cha-bó-gín-a iáu oah-tēh. Chit-ê cha-bó-gín-a siū-siong ē sī, hit-ūi tit-tióh Pò-Lip-Chú-Chióng ē liap-ia^a-su, Nick, chiong I phō kàu pī^a-t̄, tī hia cha-bó-gín-a, toā chit-ni nng-kò-goēh. Âu lái cha-bó-gín-a, Kim-Hok, siū sáng kàu Cuba thak-chheh, kiat-hun, kàu Moscow bit-goat-lú-hêng, tiang-tō thau-cháu kàu bí-kok, tit-tióh cheng-tī ē phiah-hō, choē-âu tēng-ku tī Canada ē Toronto. Tī 1996 ni ē chấp-it goēh, Kim-Hok siū iau-chhiá^a chham-ka tī Washington kú-hêng ē Oat-lâm chián-cheng-thoē-ngó-kun-jūn ki-liām tái-hoē. Tī hoē-tiong, Kim-Hok kóng: "Goá nā oē-tàng kí^a-tióh hit-ūi ká goá chá tióh siong ē hui-hêng-ōan, goá beh ká kóng: "Lán boē-tàng kái-pián lèk-sú pi-chhám, tân-sī, lán oē-tàng chò koá hó tái-chi lái chhiok-chin hô-pêng." Plummer tī hoē âu kí^a-tióh Kim-Hok, kóng:

"Goá sit-chāi khui-khiám, chin sit-lé, Goá m̄-sī tiau-kang beh siong-hāi lí ê." Kim-hok kóng: "Goá gōan-lióng! Goá gōan-lióng!" Tī hit-ê sí-chūn, Plummer 24 ni ē tâng-tá^a chiah tit-tióh tháu-pàng.

Bô lóng oàn-hūn lái pò-hok, iá bô lóng oàn-hūn lái chhek-boá ka-ki, che-sī tui siòng-tē hia lái ē siá-bián. Chit-khoán ē siá-bián hō siū koē siong-hāi ē lāng tit-tióh sim-lêng ē tháu-pàng, iá hō siong-hāi koē lāng ē lāng tit-tióh sim-lêng ē tháu-pàng. Tī sip-jī-kè tēng, Iá-sō kí-tó kóng: "Pē-a! Siá-bián In, in-ūi In só chò ē, In m̄-chai." Che sī bô khoá^a ka-kī ē kan-khó, lái khoá^a tui-hong ē su-iáu kap joán-jíok. Tī kàu-hoē lek-sú nih, ū tē-it-ê sún-tō-chiá Su-Thē-Hoán tī siū-lán ē sī, iá kóng: "Chú a! bô chiong chit-ê choē kui hō In." Che sī hui-siong súi, hō lāng kám-tōng ē kí-tó. Iá sī kí-tok úi-tái ē cheng-sin. Iá-sō kóng: "Lín nā bô liáu-siá lāng ē koē-hoan, Lín ē thi^a-pē iá bô beh liáu-siá Lín ē koē-hoan." (THAI 6: 15). Lán nā m̄ liáu-siá siong-hāi lán ē lāng, lán ē sim-lêng chhiū éng-oán hō oàn-hūn sok-pák, boē-tàng tit-tióh tháu-pàng. Nā-sī lán kheng toā sia^a kóng: "Goá siá-bián Lí, Goá gōan-lióng!" Lán iá oē thia^a-kī^a Chú kóng: "Lí tit-tióh tháu-pàng lah!"

Kí-tó: Chú a! Kíú Lí tháu-pàng Goán, hō Goán bô koh oàn-hūn, hák-sip Lí ē lín-bín.

(編註: Gōan-bún bô piau-tiâu, íú Lóa Pek-Ni piau-tiâu)

[台語演講術]



《第二個祕訣》:

◆ 五大禁忌 ◆

李勤岸編譯

1. 無去爲聽眾訂做合軀衫 -

去講聽眾已經知ê物件，抑是對個無路用ê物件，是真差ê演講者。一個好講者會曉事先去為聽眾量身軀，hō̍個有路用，有關係，koh重要ê物件。

2. 無好好ah準備 -

一個好ê演講，輸 tāng 無張無持來發生。一定愛用真濟時間去研究，去組織，koh進前先練習講幾遍仔。有名ê演講家，Jock Elliott, 伊ê每一個講演大約用28點鐘去準備。真濟牧師建議用8~10點鐘去準備一點鐘ê講道。

3. 一個演講chi'傷濟物件。

有ê講者對伊ê題目知影真濟，koh過頭熱心，想 beh kā 伊所知ê擺chi'-chi'落去，想 beh kā 十斤ê物仔 khāg 落去一斤裝ê袋仔。Chi'傷濟對聽眾來講負擔傷大，個一擺無法度吸收 hiah 大量ê物件。Khah 聰明ê做法是 hō̍聽眾一個主要ê觀點，然後用一身論點去支持你ê講法。

4. 目矚無看觀眾。

講者目矚若看觀眾，就會容易 hō̍ 觀眾分心。不過有ê講者用真濟時間看伊ê講稿，若無，就是看對面壁。Beh 避免這款毛病，會 tāng kā 你ê演講想做是參個teh開講。專業演講家 Hope Mihalap 講伊擺設法 hō̍ 聽眾感覺是坐 tī 個兜ê客廳參伊一對一teh開講。

5. 無聊。

無聊ê講演有可能是內容無聊，無，就是頂慢講。為著避免無聊，應該愛注意：(1) 揀一個你真愛講ê題目，(2) 準備寡 khah 心適ê物件，(3) 有足強ê慾望想 beh kā 你ê物件參聽眾溝通，(4) 講ê時 hō̍ 你ê熱情不時發射出來。

出死線

鄭溪泮

◀3▶

伊ê死換我ê活



至勤出來，看見土匪牽牛，想 beh 搶倒轉；若是看著厝teh發火，就輸顯得，隨時ng蕃薯藤來 sut hiah ê火hō̍伊hoa。因為賊來搶物，tiau-tī pàng火燒厝，hō̍人輸顯得jiok，彼時無別人來幫贊，只有至勤 ka-tī teh kap 賊做對頭。賊緊pàng火，伊也緊緊jiok去拍hō̍hoa。伊ê苦戰無輸季凌征伐匈奴chhun伊ka-tī，一人擋一千人。俗語講，『猛虎輸tù tit大陣猴』，後面ê賊看這個英勇ê女子hiah本事，若無hē了毒手，個ê賊計會失敗。即時mōh一支槌仔，無張持對至勤ê頭敲心，拚力：

Heh"...ah, hō̍你死...ah! 就kòng loh--khi。

彼雲(Hit tiap)是半暝子時，至勤ê頭敲hō̍賊kòng一ám，血直直chhêng，那準井底teh出泉。至勤為著ti-l拍火，雖是血teh chhêng也m̄知kan-ta一時烏暗，煞輸顯得拍。對按呢火上厝。至勤koh拚命走去beh拍火，一個賊看伊頭敲著重傷猶會走，就puih一支長刀jiok來，按算beh一刀兩斷。若是至勤越頭看見，就緊跳對火中過去，賊煞jiok無著choā。彼旁ê人看見至勤hō̍賊teh追，就jiok過來beh救伊。看見至勤，血流滿身軀，大家就緊急kā伊止血。至勤chiah知伊ê頭敲頂開一個天窗，彼時chiah感覺艱苦就chhut-chāi厝去hō̍火toh lah!

至勤ê叔許營看見賊來，就peh上ná-kóng頂；用鐵耙(thih-pē) chak loh--lái, chān著一個賊，即時倒地，賊黨就拖出去。

許營看sū-sé m̄妥當，就閃對別間ê ná-kóng頂，用mī-chioh-phōe做盾牌，手擲一支pit-á-boé(針針êchhiu"-á)當等賊入來，就對頂面chak落來。果然chān倒一個，個就拖出去。按算賊會失膽，退水轉去。無拍算koh khah 雄，規陣chi'入來，開銃(chhêng)拍上去。不幸棉被掩無bā，腳頭u tioh銃，就lián loh-lái。賊真受氣，就對胸坎kap頭敲koh kā伊chān二下，即時無命。

啊!可惜!看ê人擺講，怎樣正走去外莊來
hoah救人是khah著。

* * *

彼時厝teh toh，至勤一寡龍銀藏ti竹管
孔，hiah ê手環、銀鍊，hō賊 pêng無著ê，以
及厝內ê蕃薯簽、米、粟、麻、豆，物件做一
下燒了了。

外莊ê人趕緊來救，拍死土匪幾借個，koh
搶一隻牛kàng倒轉;其餘四隻及內底ê現銀theh
kah無半項，所chhun是hiah ê火灰nā-tiā”。

彼暝至勤ê老父ti山寮，聽見人teh hui，
giáh頭一看，火焰 chhêng起，那準所多瑪hō
天火剿滅一樣。就扮勢走到tè，看見厝宅家伙，
盡歸烏有;只有庭裡一kha toh未了ê鉛桶ti牛車
頂。就lā hiah ê火路，想著早日ê好過，今暝
昏一切化火，煞昏昏倒倒ti土腳。

厝邊ê人聽見賊退水，就khah濟敢開門出
來看。因為清朝時代，百姓各顧家己ê心太重，

驚了開門煞hō賊來搶個ê物。所以下聽見
cheng-piáng，家己ê門門(mûg-chhóa”) it-
hoat sng khah ân。

老父精神了後，看見至勤ê頭殼發hōng，
腫真大個，假那米斗，天光去情北路ê赤腳先
生來服藥，佳哉拾著命。隔年老母過身，反
轉冬老父去世，只有chhun小弟一個。小弟koh
是著統彼個叔生ê。

Ah! 財散人亡! 誠親像詩講：

英雄拍火心無驚，
棉被做牌送生命;
財散人亡一盡去，
因何恨佛三老爺?

是因為至勤kap老父，常常孝敬莊裡ê佛三
老爺，求伊保庇，不時to是poah著(應允ê) siū”
杯，怎樣我今仔日chiah慘?三老爺就是teh保
庇莊民，怎樣我 chiah慘，伊ti廟內teh平安!三
老爺是白賊神抑是假佛mah? 疑問疑問!

歡迎為『台文通訊』奉獻：

加拿大讀者請寄: TORONTO TBTS LGH, 23 Hoover Dr., Thornhill, Ontario L3T 5M6 Canada

美國 kap其他地區讀者請寄: Chhong-Bi Memorial Fund, C/O Westchester
TrinityTaiwanese Church
P.O. Box 501, Scarsdale, N.Y. 10583 USA

22115 S. Vermont Ave.
Torrance, CA 90502, U.S.A.
FAX: 310-618-1580
E-mail: LA-Taibun@aol.com

NON 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TORRANCE, CA
PERMIT # 453

